一、

睁开眼睛的时候我感到一阵不可抗拒的下坠感，意识好像被揉成一团沉进黑水里，被拉扯的并不是我的身体。这个下坠过程就在睁眼的一瞬间完成，速度太快以致于我做不出任何反应；而如果一件事情简单自然如眼睛一睁一闭，你很难主动去质疑和抵抗它。

总而言之，睁眼的那一瞬间我或许还有些许疑虑，但转瞬就被周遭吸引。

我正在行走。

右侧前方引路的是个穿着西装、戴金丝边框眼镜的中年男人，根据常识判断他应当是我所在的这幢别墅的管家。管家先生不会允许一个外人踏足这里，也不会对一个外人神情恭肃、满嘴恳切的话语——我意识到对他而言、对这幢别墅的主人们而言，我并不是一个陌生人，或者说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，管家以及他身后那些默然随侍的人都知道我，至少知道我所行为何。

然而我却不自知。

最基本的，我不知道自己的姓名、年龄、身份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性别，明明这是最容易就能弄清楚的事，正常情况，低头一看就能见分晓，但我并没有这么做。

这些事情是很重要，但是此情此景下对于我来说，还是不知道为好。了解得越多越可能怀疑、越难去相信，走廊两侧挂着巨幅油画的纹理墙壁看似坚实，在清醒面前一触就倒。我只需要跟着管家，去配合，尽可能使自己相信——我想看看黑水里容纳的是什么，又到底能下沉到什么深度。

我们来到了一扇紧闭的雕花木门前，管家对我说：“您进去，只用看看小姐，一切我来说。”

我点头。

两个随侍上前推开房门，我首先就看到了正对面几米远处那扇高且宽大的落地窗，厚重的暗红窗帘就垂在两侧，阳光毫无阻碍地打进来，十分抓眼。站在那样大的落地窗前看风景，视野肯定很好。

二、

房门口与落地窗隔着一段距离，但我也理应能够透过它看到外面的景色。

很奇怪的是我只能看到抓眼的阳光，将落地窗塞得满满当当，似乎太阳就在这一堵玻璃窗外，又似乎窗框将太阳框了起来。

这太阳光很奇怪，我不再看它。

房间很大，色调是统一的暗红系，大概是太阳光的缘故，房间里并不显得暗沉。管家让我进来后只用看看小姐，我这时才去看她。

白色大床上铺满了红色玫瑰花瓣，小姐就坐在床边，姿态优雅又闲适地往斜后撑着双手，她问：“医生又来了？”

哦，原来我是医生。

但是管家回答：“小姐，这是您的朋友。”

然后管家转头对我说：“抱歉，小姐她并不喜欢接触医生，所以您现在是她的朋友。”

管家说这话时，全然当小姐是聋子，声音没有压低一点。

不过我听完这话，想的是，哦，看来我就是医生。

“啊。”小姐轻轻感叹了一声。

她看起来忽然开心了不少，微微笑着盯着我看，一边缓慢地走到我面前：“如果是这样，你能不能带我一起逃呢？”

说完就拉起我的手，要拖我往外走，全然当管家和一众随侍是瞎子。

我不能当他们瞎。我说：“小谢，我只是看看你。”

三、

“啊。”她又感叹了一下，“你果然是我的朋友，你叫我小谢。”

前面已经说了，如果一件事情简单自然如眼睛一睁一闭，你很难主动去质疑和抵抗它。叫出“小谢”两个字对于我来说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。

小谢恳求我：“我们一起逃吧？”

“我不用逃。小谢，你也不用。”

小谢摇头：“我要逃离那个女医生。你知道吗？那个女医生喜欢我。”

“可我怎么会喜欢她呢？女医生……”小谢这么感叹着，“我拒绝了她。可她向所有人宣告我有病，她用这个理由将我困在这个房间里，她总是来给我治病，我永远无法摆脱她。没有人相信我的话。”

管家和随侍们好像都聋了，听不见小谢的这一番控诉。

“我也是医生呀，小谢。”我又加了一句，“嗯，女医生。”总之这不失为一个拒绝的理由。

“不是呀……”小谢笑着，露出一线齿白，她天生唇红，比白色床单上的玫瑰花瓣还要鲜艳，十分好看。

落地窗高且宽大。

我依然觉得那太阳光很奇怪。怎么会有抓眼的阳光呢？真正的太阳光应当耀眼、刺眼，何况又是这样大的面积、这样近的距离，我怎么能直视无碍？

它似乎变了，不再拘于我的常识之内。

就连太阳都会改变——这说起来有些滑稽，因为荒诞之际，我觉得难以接受，也忽然有一点点难过。睁开眼睛这么久，我第一次有了逃离的想法。

“那我们逃吧，小谢。”我不能确定是什么打动了我。

小谢开心得不得了，说：“等等，我想换一件衣服。”

我们两个全然当管家和随侍们瞎了一般。